

集部

石洞集卷十

明 葉春及 撰

志論一

順德縣

敘

敘曰萬歷甲申余至五羊城吴西公以志請歸羅浮山則又至羅浮山歸白鶴峯則又至白鶴峯固以請乃許

之古圖志往往竝稱余嘗放羅太史圖惠安令以施於順德志則地理建置賦役祠祀官師流寓人物選舉雜志凡九篇奪邑中士夫權是懼故居其半亦殺青矣餘業皆具草寘篋中未示人也容見之曰裘非一狐固然不有純白乎五色相閒謂之文一色不雜謂之純皆足珍也荀悅漢紀無妨孟堅左丘明一人之身內外傳竝存相資故爾余曰諾吳西公遂重鋟梓而圖別行昔孔子作春秋其事桓文其文史義則自謂竊取之矣事非

文不傳文非義不裁義以命文文以敘事是為經義者宜也筆削失宜何以曰義舊志事猥瑣而文穢鄙李氏庶幾焉今無所繫不書即用舊文删潤亦過半矣意長才短無所取裁持三言以誚我何以解焉乙酉季秋朔

石洞葉春及書

地理志論

自古聖人曷嘗不因時數土便事哉冀之幽并青之營猶唐虞之世也夫地廣則生齒夥生齒夥則䖏亂間生

地廣則方制遏方制遏則教參難浹人身之氣首壅則痿足不至而盭泳沭阻於遐深亦不軌之時有也余觀天下初縣生聚教訓積數十年遠或百年往往稱雄陟禹之迹俱虞十人舉瓢一池而咢之百則萬國何稱焉即如順德在曩時固全粲之一臠而大裘之一腋也百餘年來名賢國輔翰卿志節死義之臣前後相望應書之士滿公車矣豈非地事遘會於天時哉故曰聖人之功時為之庸詎不信夫辟不必地聚不必民因其山川

綏其都里慎其城守險其走集修其隄防物其土宜正其風俗本禮而為之教則惟在收夫哉則惟在收夫哉

地理志總論

論曰縣倚東南隅其四至就縣言之耳西北二至請置縣已云其實石硝出五斗口而北龍江白藤出仰船岡而西方中以論提封則誤矣堡近遠圖若村增損多寡舊志或不同吾據今書之也序圖宜順堡各以一數之總其凡今雜亂無紀重複不則疎缺或曰析自南海則

然版在天府不得而更矣甘溪之末乃蛋人河泊所草置此鱗介而衣冠之王政也

古蹟論

論曰李承箕言有蹟不如無蹟古聖賢所歴其風人自不忘非若後世借此夸人可姍笑也詩社何詩步青雲名館是富貴之志耳甚當然猶因舊志次之余覽往時所謂詩社里塾皆稱古蹟否則附於宮室洎近世至五六十區大氐鄉人邑屋遊觀之所非有名德休問可傳

也一切削之如西京隳壞巋然靈光獨存亦僩𢡢一快哉善建不拔吾聞諸老子

建置志論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必有治所揆文奮武賑乏恤孤至於遊觀皆王道也古者天子之居茅茨采椽土階三等況乎郡邑後世易以華美定上下而辨等威帝王之道若循環一質一文何足異焉君子攸芋無亦惟民是務夙夜以思思其難而圖其易兢兢所以治若汰然於百

姓之上堂百里而門萬里使人望之如帝室紫宫而不可即或慶讓之所不及廢址斷垣鞠為茂草小人有闔廬以避寒暑燥濕故者新墜者舉堂堂大邑而直四竟之内不治謂政教何是慢之過也汰則民殘慢則民廢殘而且廢何以在上余罪言也夫

預備倉論

論曰諸司職掌司府州縣各有倉以給歲用豐盈是也名在會典洪武初令縣四鄉立倉一曰預備正統五年

遣使者督行東南二倉即此廣州志預備倉三并豐盈誤矣二倉不積穀廢久嘉靖志遂以古蹟目之又誤今有司奉承德意歲千石盡入豐盈數年之後匪惟腐敗不可食主守且受其罪陳新相易有三年之積則勿居而儲價以待亦何憂惡歲哉

社倉論

論曰五夫社倉朱子言數年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效為鄉閭立無窮之計蓋其難哉曾仲魁一言遠近響應登

高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急也然𣪚猶寓祠廟法固未備
未幾多侵牟乃請歸縣豈非無劉如愚父子哉里社不
皆可任聽之懼計私害公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
相遁自昔病之矣

建置志總論

論曰里一亭坐里正三老十有九章聽民訟制也衹具
文於縣門射圃匪獨觀德欲得穿札之士用之廢者十
九即存有足音乎洪武間建社學有司奉職無狀高皇

帝發艱哉之嘆而止正統初復并責督學使者郡邑學
尚廢墜何乃社乎預備倉置四鄉正慮移民令遷城中
金矢罕入故空虛社倉又令甲所不及矣巡司僦居於
城郭民兵罷憊於道路屯卒偷怠乎壟間戍兵逍遙乎
河上孔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方
令誠明王道四達豈直方策之遺也不舉得乎

賦役志論

董仲舒言古者稅民不過十一役民不過三日後世率

二三十倍蓋傷秦漢之際云余觀周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夫各授田孰隱而失百畝凡起徒役雖家舍一二人田與追胥則人人任之矣今豪黨之家與吏為市丁數十而一登政雖重予實數十人共之也農耕富民之田見税十五率畝而收二石為米九斗而輸三升於公合農之半是六十而税一也烏覩所謂二三十倍於古哉蓋古事省而無聚食之人後世聚兵而食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其他經費若宫室賜予之屬不與焉故秦

漢來一切巧奪乎民尊爲挈令山海關市之租盡入大農佐賦其在邑中田賦里甲之外鹽漁及諸課稅徭傳衛所郡縣屯戍之兵皆出丁田輕彼而重於此是朝三也縣官空虛大農歲以殿最長吏獻程不及且得罪不敢言薄斂緩征事矣毋令貧者丁多富者糧少侵漁絕於宿胥以鼠爲虎里正行於其甲不能亦庶幾所以治士初試官如入闇室墮弱以吏爲師賢豪又鄙瑣之儒者往往稱述孔子安得辭計吏曰有主見謂知大體而

不一料量哉余故詳著於篇為長度式覽焉

戸口論

論曰洪武詔天下戸置帖書其鄉貫丁口名歲編給於民其籍藏部後册率十歲一更戸口脱漏罪自長吏而下以多寡為差至嚴重矣邑册始景泰壬申戸口至十歲輒增弘治間匪有兵革之事荒札之裁也耗甚豈孝宗仁厚有司奉宣德意僞增者不敢實之抑胥為政闒荑走不免哉今視景泰戸增而口損唐人戸有調丁

有庸哉朝取民惟其丁不惟其户户大丁米鱗崪莫事必重無患離析一身之孫乃至當賦一石有身為患此其趨辟不亦宜乎户絶三之一口五一不啻更賦亦厘屋矣軍匠宜存餘弓田後糧無虛懸削之可也女大小口徒給鹽鹽不口給而必登之法如是耳胥云不登小口自昔已然及上户千乃一二烏所稱浩穰哉五分邑中之户軍居其二故多清句之苦或言邑以杂集適配軍他衛所近者百里遠數千里老疾物故亡逃率以伍

産子補之無則取於原貫徃句卒至常一二歲乃歸得賂從此逝有矣句者多解者鮮送者未返行者業亡逃抵家其弊日滋更變姓名損增字畫移易州縣奉頭而竄占籍殊絶之域不可勝數也宣德間遣直指使者清天下尺籍補其闕切者紀録亡逃則蹤迹之户絶丁盡徃徃見稱或同名若無名籍不可詰問里老胥人實為逋逃主本流鄉簿以歲清册叅之罪胥人之飛詭及里老之縱匿嚴謫戍之條其庶乎余觀唐豫約其鄉補軍

審送少壯當行之人無壘貨欺隱取罪則猶盛世之風哉諺曰向一軍害百口充一軍禍三族言觧之爲慨也軍政廢即令得軍徒縻我倉廩將焉用之以亡逃之饟募勇悍之兵亦計之兩得哉

田賦論

論曰秋租鈔出於地田惟官租有之粤無此豈初折米帶秋糧以徵後遂泯其名乎如夏税米初尚二石四斗有奇至弘治僅存三升糧歳增亦不覺其亡矣成化間

田地如故而糧之增者二百餘石何以故耶官民諸則頗繁屯軍與民爭田覈屯田而有餘也歸於官遂名屯軍餘田有之自隆慶始屯軍依民例皆此類也夫田非彼即此烏用創名為哉弓田後諸則皆廢姑存之俟他日攷鏡焉

官民田論

論曰膠柱哉官民田之議也官田傳自前代如公職等有司奉錢淵明令公田種秫是也官親挈以授農人歲

収其入無富人淫於其間故其科也重民田農人受於
富人既入大半之税縣官不得更重取之故其科也輕
後世無復在官之田科仍舊貫故薄征蠲役以節適章
皇帝減官田租挈詔雨下睿皇帝於蘇州減至八十餘
萬石豈不仁哉然未易弦而張之也朱子謂漳有官田
職田學田名不一輕重亦異吏縁為奸欲凡等定畮總
一州税租之數而分隷焉今幸弓田宜上書請如朱子
而削官田之目乃如江西版中田地無論所著并書官

民不則三壤祇以官田為上何哉王者有分土無分民
他縣人置田於此人宜從田憚委輸之勞以田徑歸其
縣我亦患其逋負縱之逃遁昧蔑職此之由階之為奸
又何禁焉邑瀕海有沙潬田西水東注流塊下積則沙
潬漸高植蘆積土數千百畮可跒而待也其利不貲常
嚚訟自戴御史議以抵浮糧弓田後糧無浮沙潬亦弓矣
若桂洲南青步海中葉沙等則與香山壤界其田五百
餘頃聞弓田時民多潛籍香山蓋利之云知縣葉初春

至始正之然不能歸其半嗚呼吳楚交兵由爭桑女子豈一家之故哉上田科米雖加一升其則故重中田入減官米一升乃視民三合較一畝之賦新故不遠民之不察嘖有煩言所謂不見其睫也

農桑論

論曰高皇帝令天下户植桑豈非成周遺意哉然大司徒辯十有二壤之物以教稼穡樹藝禹貢蠶桑惟兖州耳籍令不皆桑而樹其土之宜木征亦如之豈不良美

奉法不虔徒以空文塞詔紙上裁桑之誚在在而是則有司過哉

屯田論

論曰祖宗法不能守莫屯田甚也洪武中分軍屯田再定於永樂一軍受田二十畆以所獲為饟而輸餘糧六石於官則定於正統云屯軍自食兩人又給一人仰於民無幾況初十分其軍少壯乘城老弱屯種屯者三城者七二八一九四六中分隨地緩急坐食寡矣自屯卒不

吏而視田為世業典賣時有或居城市召佃坐收其入抵糧而食其餘久之佃為主卒為客問之田所在不能道移易欺占所由起也逃絕嬗授之際姦人易乘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或至侵尅并軍丁奴之何可勝數故額日削夫國家所為軍屯即丘甸之遺有倉以儲有場以教不獨授田而責之入也倉場失亡日箠楚之六石猶不能無負安望折衝禦侮哉春耕籍漫漶久議者嘗欲稽之憚於旁午天下一家軍民皆朝廷子弓田時

披籍而求懸互訐之賞開首改之門亦其會也今不欲吹糠哉於其存者正經界核逃故明承補還春耕之舊憲臣歳行部省視之庶弭患於將來失今不治後又甚焉尺籍關征行戍守徵發屯軍給之饟而以餘子耕固當細糧徵在衛所不具論

漁課論

論曰國家漁課達於山谷溪澗之水芥為之舟課亦不免故皆敷於里甲邑以海為池課之宜也點視初必皆

業漁之人死徙千無一存而算舟以抵徙見出没鮫人之室而烏知不然哉閩人甞奏漁册十年一更以新補故余令惠安葢爲之矣夫漁業有浮實乘潮扱取若棹艇往來浮業也繒門禾蟲阜之類實業也邑中實業盡入豪宗利役貧民而不佐公家之賦令不欲更而張之與小民爭一手一足之利并度豪宗甚非計也鴨阜起於洪武永樂間其圖具在雖非漁業以之抵課有四善焉免逋負一去蠹賊二抑兼并三弭暴亂四矣因噫廢

食則亦不察於民故哉

鹽糧論

論曰五代以官鬻鹽民不能與為市折閱則分五等之戸而抑配之後鹽不給徵鈔如故今所謂戸口食鹽何七百年一轍也管仲謹正鹽筴男女之歷至於升兩後世祖述或失其意既正於商而以空名寓筴儒者多羞五伯今視伯何如哉

料價論

論曰閩中八分丁料始於御史灼本糧定銀附徵於糧事已而民不知幽以行於吾粵皆仁人之用心也初議卒不能守欲湯之滄不如絶薪止火而已則在吾君相哉

牛稅論

論曰六擾獨屠牛有榷律禁之故也法應殺輸其皮角利刀錐之入而令鼓刀而屠百里内日殺啼噭數百則法不足信矣以老易少猶得全牛之半仁者不為即令

程子而愚長攘竊而害農人未可謂非實既也禁天下毋屠牛頃有詔軍市租倚辦於此不敢奉宣嶺海之間方數千里豈少此瑣瑣哉願執事者之慮之也

里役論

論曰里長者里之長也天下之勢自下而上甲首上有里長里長上有縣令縣令上有郡守郡守上有藩司藩司上有六卿而天子加焉余嘗謂里長下縣令一等非僿言也有司不長之故長者不樂為計丁應日以免為

幸供張不辦而期會之時愆筵扑交下駢首何校交臂
請囚鉗鈦纍纍踵相接於道路胥靡之徒不轂於此矣
老人固以德齒推擇今闒茸輩徒拜揖送迎官府為儀
程功商物以取刀錐之利或竊貲於鬻獄有司亦隸畜
之駔儈之人不賤於此矣何必上古隋唐鄉職猶以品
官名士為三老漢甚衆國初之制豈不然哉奈何輕之
如此蘇氏之言曰遠莫如近近莫於其所與競圖治理
效必自所與競始矣

均徭論

論曰王介甫當國所貫行孰不仇也他未論雇役人人今誕章矣美惡隨人侏儒哉往五年役它亦有十年者歳額等而各甲丁糧不齊經費輕重相懸於是為一段維之總邑丁糧畫而十以均適今復以叢於十年者年一徵之丘仲深負米之喻未可謂非便事也寧叚無咎其亦可哉

條鞭論

論曰始料最繁自卹御史折而帶徵於糧民誦簡便此條鞭之權輿也民壯驛傳銀載御史亦嘗帶徵而不混糧之內自是或行或罷霍文敏計兩粤便事常擥擊今即均徭均平向皆役於五年十年者歲編之又通為一民知歲輸幾何而不知某糧幾何某役幾何謂之條鞭稱名少而耳目專未知天下聖人之政東南舉稱之矣何者錯薪翹翹不知一束之易操也岐路冥冥不知一塗之易遵也雖然無畛出納之際胥為政能殿最我能

督責我將盡力以赴之否則歸罪於民上下倀倀以瞀
遇瞀余嘗為縣既合之又分之民知其分以期其合官
受其合而理其分若八音竝奏不相奪倫歳終縷疏其
負以胥後命民亦甚便官亦甚逸則在心計爾矣

鋪甲論

論曰國家以里甲任民推擇齒德為老人里中有盜
戍卒罪人逋逃及惡人不能捕者里甲老人集衆禽之
具教民榜盖時衛所以禦大寇廵司兵以緝細奸閒有

如所云不過老人里長師甲首追胥未聞總小甲也總小甲立亦不能任盜賊故又變為保甲夫甲一耳里變為鋪鋪變為保非三保甲哉實效不責而徒空名之更過矣

祠祀志論

今天子百神主天下郡邑經祠有司各以其職用事而不領於祠官諸侯祭其疆內即天子所柔也牲幣牢具有故無所興侐其廟宇毖其壇垓豐備其登刑簠簋忠

信於民無寧矯舉以祭不獨夕牲薦鬯而始兢兢神必答焉休徵見風雨時若降之嘉生故子路以宰有人民社稷非敢為佞也人非響至灼爍鬼責之未嘗媟嫱者衆佛老之宫金碧照寰寓瞽宗茀草不剪有矣謂令甲何閭閻愚民動於光景至割僥仰以奉之猶自以為不足也明裡怨於此饜食淫於彼余故述典祀籩豆之事陟降之禮則有司存余不敢言之也

先師廟論

論曰宋濂之議辟矣安遠之謫則無以異故耶今毀象祠啓聖退況融輩畧施行矣而樂猶未備也制州縣樂得式於府可不務哉可不務哉

壇祀論

論曰洪武禮制里社稷壇視縣社稷里厲壇視縣厲直年里正帥百一十户行之春秋社日用大統歷厲祭視縣祭畢燕誓民非土穀不生鬼有歸則不為厲如制俟禳禬禜不恚無所此廢淫祀縱矣欲彼禁反經哉故曰

丘夷川實非虛言也吳廷舉禁淫文曰律祀典神祇有司致祭不當祀而祭杖頃行龍山龍江見五嶽廟中咼五帝冕而執圭東嶽泰山在濟南西嶽華山在西安北嶽恒山在真定南嶽衡山在衡州嵩山在河南為中嶽五嶽視三公諸侯在其域内乃得祭之祭用木主號如其山壇而不屋天子有事告以薌無則已今帝之而不知其公也僭諸侯之事而不知其庶人也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譏之況庶人乎淫昏之鬼充斥閭巷家為巫史

四十保大氐盡叢祠矣歲時伏臘醵錢禱賽椎牛擊鼓戲倡舞像男女雜沓忽祖禰爲出門之祭富者長奢貧者殫家甚至攻剽嚚訟之徒資以決筴是奸盜之主而禮法之蠹也知縣不佞有人民社稷之寄民神雜揉不可放物罪則在予四十保淫祠悉毀之其材以修保之亭壇有餘輸縣營繕象投水火民孝弟力田奉公自求多福不然於我政人得罪求助鬼神無及已於是毀淫祠八百餘所御史汪宗器惡之計竹木斤兩以罪嗚呼

不辯善淫而以其睚眦報愧淫鬼矣

鄉賢祠論

論曰名宦鄉賢所以報功昭德章軌垂勸也不綜覈其素祇以官爵子孫蟬緌盤匡數世之後神主流出戸外矣善乎唐應德氏之言曰以位則魯國之社當大牢於三桓不當於棲棲削迹之人子孫得私三桓之力皆奉其祖父從於大烝而孔子作春秋特書弗父何叔梁紇於偪札上矣是故吉州之祠羅文恭欲抱其父以歸雅

淫并奏賢不肖混淆豪傑之士所以羞與噲伍也部檄
雈之幸甚或有爲黎丘丈人之説者則名實難哉

崇義祠論

論曰奎死袁州瑞死萬年故志不録祇於子賞官見之
豈少之哉以死勤事祀於其所可也劉義稱龍頭人故
竝祠然與史多不同乖異余弗能詳之矣語在本傳

官師志論

泉而目之貪豈不妄哉南海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賑

者猶外府也至輒甘心焉曰泉實然故舉而辱我石門在邑東北建邑百三十餘年吏大小無慮四百有庶有鄙蒼梧吴公乃與處默方駕稱二吴何乃罪泉哉賈庸播耕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固祈深耕熟耘也庸容致力而疾耕盡巧而正畦陌亦美食錢布使也毀其防而殘苗是庸受直而螟螣報德也今以下至於流外孰非庸於國者無令曰子實民養而殘民以逞乎貪夫殉財烈士殉名蓋各適其適矣狐丘之盜嚳之則

悦盜之則怒何則彼固竊庚未嘗不忸怩負此聲也盡節奉職而不章徹何以示勸恣行不軌豊肉褕衣没其犬馬之齒誅而逃於後世則貪冒之夫寘力焉摭故牒訪遺老列職名稍著其行事亦當世得失之林也硜硜不讓而好盡言以招人則余有罪焉矣

吴廷舉傳論

論曰淮南振落公孫弘而憚長孺守節死義宸濠畏獻臣巡撫江西耽耽哉皆山之虎豹也獻臣與獻吉同官

訟其橫自以與梁文康蔣文定友取容武宗朝不能正則自劾焉所謂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哉崔文敏稱貞才潔履厚行定力信矣布政時許佛朗機貢粤人以為貶夫越裳重譯周公不為啓釁事變叵測應如轉圜安可執也況獻臣議即沮格奈何罪之樹高而風集焉人高而毁生焉所從來矣

沈鈇傳論

論曰余至廣州往來縉紳先生間其談沈公率多壯厲

之氣夫武王訪道而以武稱文王大勇而以文顯非有不足語其盛也沈公節用愛人尊高年敬有德推奬賢士諸善政不可殫數奈何獨鋤彊稱哉余以為沈公計魁梧嚴峻及觀厥容貌乃逡逡如儒生常有以下人者志念深矣區區志才論篤君子也詩沈公曰懸知烏攫肉寧厭釜生魚公庭時肅肅里巷日與與人以為然

陳表傳論

論曰余觀弘治志陳表之魚官也以陳言云不知所言

者何承箕去表二十餘年其於遺文古事不嘗追亡撰匿豈於表遺之令表所稱誦可著廟廊當與葉平遥比矣然士多有困厄所言不用自令沉鬱而死可勝道哉

官師志總論

論曰四岳堯遜之位明徳可知十二牧即不逮稷契單皆亮工之臣也自九官垂益所讓外此無名者畧甚官師第志善惡亦足備勸懲矣或言上古文書省約邑宜詳郡郡宜詳國故諸家表官下逮莞庫余不得而遑也

始末年月多不詳亦無庸詳哉嗚呼丞簿而下何罷斥之衆耶薄待而厚責之亦勢之不能得也是故善無徵而不書惡有巨而獲免葢不獨丞簿下矣

流寓志論

至治之世四夷賔服中國乂安天子深拱於穆清羣臣竝受其福當是時操賞罰貴賤之權以臨馭寓內君子則加諸膝小人則隊諸淵賢者通籍於廟廊不賢者秉耒於隴畝是故禦魑魅於四裔乃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之徒野無遺賢人各安其居守其職未有踰河蹈海結軌名山聞某所有賢者則贏糧而從之也小雅廢而四夷侵葢至宋而天地之綱絶矣邑去崖門百餘里勤王之臣至馮賞罰貴賤之權施或不能盡協粤稱邊徼遷人接踵其山羅浮其浸南海亦探奇者所願遊也張弘範自夸滅宋劖崖銘功其意無峴山矣不與元同族者惡而雠其石蘇劉義亡國之隸逋播之人也乃俎豆於大良與弘範孰多乎鄙李兩公時尊官右職何算竟灰

爐雨公踽踽羈旅論其爵位不如彼之赫奕論其德澤無政事以及民也至今想其人而識其所遊之處鴟鴞羣號聞者不懌鳳凰來儀固人所快覩哉弘治志以劉義邑人按其譜余本諸史與郤李列於流寓嘉靖志所列余以為斥晏也舍之

李承箕傳論

論曰余鄉間念菴羅太史世卿何如人哉太史曰才子陳子嘗謂世卿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天地間所聞見

古今載籍所存無不語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待世卿自得之太史止才之也豈竟未得耶周梁石題李氏義學其語又別果孰是乎陳子言順德人誘世卿由吳獻臣固獻臣游揚太過或志故則不傳其書無惑哉

人物志論

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録功於盤盂紀年之牒空虛有激哉韓非之言也丈夫以七尺軀戴皇天而履后土豈

徒林林總總等春秋於草木固將骨朽名存如孫叔豹云爾蒼頡以前若載籍之所不盡無論矣古今經藝百家賢聖之篇不傳者多傳者少不傳者其間名姓有知之乎微獨不傳者傳者三五公外其間名姓有知之乎此其大者朽遲小者朽速遲速之度莫之予奪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猶不能以無朽三者不立欲以不肖之身竊空名於後世朝菌而冥靈之希君子謂不如速朽之愈也人物國初獨有孫賁闗敏功言

雖不如古立亦庶幾千里一士是比肩立百世一賢若隨踵也建邑百餘年賢士大夫充溢編簡夫非桔梗之畢黍與百貨竝列善評者價不失一故不於其彙而於卷分俟善評者即朴為璞以欺吾不能也自小雅不廢卷伯準也安能廢之榮啓期言萬物人為貴吾為人男尊女卑男為貴吾為男至列女而男子可思矣

闕敏區禹民梁曾甫傳論

論曰元綱絕而維弛儁雄豪傑建號竝起其它小鄉聚

屯兵保界畜力相時何可勝數也當是時自致侯王小者將吏元功剖符食邑慶流後世不幸亦葅醢隨之如龍䲭上天魚鼈黽蟵隨沫正營何足定宅哉吾粤則東莞功最高寵最盛敏禹民一詰軍降生有榮位死有顯號可謂鼓舞豪傑者乎如曾甫不先二子死者其功名亦不可勝道哉

張泰傳論

論曰余兒時讀陳子書想張叔亨之為人比長聞湛文

簡謂執業白沙見其友張司徒謙柔而剛正卓然大雅君子也然司徒貧甚霍文敏計兩廣便事順德張泰博羅張津皆司徒家産不曾於舊之豪寸陵遲衰微久則墳墓不守兩公皆未考後世不得蒙黑衣之澤當塗以章文懿請名教之幸也余善津子碩其家蓬蓽碩賢歲貢不仕事母太夫人孝菽水屢具以袵悅又擕之泰宜然嗚呼以優待士大夫孰不咈然怒者奈何出孟下哉

張善昭張潔傳論

論曰余見方孝孺練子寧未嘗不涕泣沾襟也余邑王御史度亦坐姦黨宗家外屬編五百五十户莫爲善昭令天子一切宥之豈惟諸臣善昭死且不朽明倫大典聖人不易一時諸臣未免膠柱漢宋要立義較然不欺其志可不謂忠耶或傳潔兒時有妖降於其室爲語它日登第除拜傾驗戊寅前數夕復求止之潔不聽神怪之談縉紳所不道信然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若潔不愧乃祖矣

梁儲傳論

論曰文康公草泰王制及不草威武大將軍勑縉紳多誦之泰誓稱邦之榮懷杌梩由一人大臣上輔天子下鎮撫海内豈百司庶府仡仡於展采錯事間哉休休有容天下皆其才矣女無美惡入宫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文康薦起成都居其下所謂一个臣非耶李文達名相攻已者必甘心焉近世尤甚小者戍邊大則首領不保文康於李鐸輩反擢用此數公於泰誓何當也

或疑文康愚於武宗朝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排擊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梁景行傳論

論曰宗烈貳守遠郡輒上書言事此其志豈抑首下僚汶汶已哉漢法令長罷廢用使者言復起以故能盡其才今令非進士死灰矣吴獻臣薦宗烈每自以為弗如也嗚呼非豪傑孰能之若巡撫張公亦非俗吏哉

張拱辰傳論

論曰司寇洪公朝選為余言考察不叙漢宋禁錮名賢之餘烈也故正直之士為時所忌相率入其彀中拱辰見過太宰因憸人劾而逮之微霍文敏幾不白倪太宰岳亦莊杲邑子也杲既致仕大計復推諸老疾之條如此甚衆乃知文敏真大臣哉

陳善藏傳論

論曰善藏余同舉人也五十始舉序齒實録今當壯多隱年世變可覩矣人情貪耆禄位髮種種改白為皂佗

仡道路肩相摩踵相接也丘仲深謂毋令卧而踰嶺足為寒心善藏服官政之年懷璞而不輕試志何遠哉余來大良觀其所為詩畫翩翩千仞之象其人可想見云

人物志總論

論曰納言周公丞謂余志難人物吾吉州更諸儒不敢言志事何者縉紳多而編簡狹口語易生也令公吴人亦云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孔子次春秋其義則丘業自言何至托於民以自解民無私枉聖人

違之不能也如以民十六族竝書若高陽帝辛諸子又多乎哉不然於我何罪齊景公奄有東海不能以千駟得之於民夷齊西山之餓夫也民顧稱之夫亦三代之遺直爾即如子長先生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無子孫關說至與卿大夫爭光梁孟祥余初頗疑及見李世卿志閒於大良父老三代之道猶然在邑中也人謂我自解乎宦官陳凖世卿所録附之

唐豫傳論

論曰弘治雜志唐豫余觀其所為鄉約假令非苟知之亦鞠躬君子也是時會天下新去湯火黎民得息肩於田畝高皇帝詳延宿學老儒咸登於朝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舉孝弟力田弘鄉里之化至於永樂家給人足廩廩鄉必世而仁矣故其俗淳龐如此云

陳珷傳論

論曰余覽珷狀蓋出梁文康云成化丁酉正月置西廠五月罷以商輅項忠六月復以戴縉王億至壬寅冬十

一月以御史徐鏞輩而汪直罷狀珷與郭和抗疏西厰復革乃在戊戌之前恐非也即使不出文康不信其以汪直適戍則人人能道之矣惜也利令智惛行百里半於五十是故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詎不信哉鄉里之人無軼材茂行猥自託於無舉無刺往往稱賢珷倜儻大節而以眚掩余故表之無令獨蒙惡聲焉且告於好修者

薛當時阮珩傳論

論曰余觀薛阮兩生蓋質行而文者也雖不遇而死當時受知於憲僉珩見賞於督學遂致登名簡牒聲施後世若兩生者亦不為不遇哉

羅虞臣傳論

論曰龎中丞尚鵬讀虞臣上霍相公書未嘗不掩卷嘆息也蓋重傷其志云王漸逵言虞臣豪宕使氣不可近晩有養性求仁之意終日伈伈絕筋喘汗於道路之間高堂邃宇固所顧托足而棲乎奈何望崦嵫而太迫老

子所以貴早服也

周氏潘氏李氏傳論

三人皆死者嗚呼死生亦大矣丈夫誦法先王言議乃薄千古食焉而避其難要同死至背之況婦人乎三人皆死故首之

吴妙静鄧六娘傳論

二人皆不字者李承箕不傳六娘而見於鄧竇傳且曰春秋書莒人滅鄫六娘取李氏子後其父不嗣同矣能

誓不適人節亦有可取焉顧獨遺吴貞女何也豈以尚
浮屠乎則疑之乎吴貞女與博羅陳孝女大相類陳氏
祠自蕭梁職於龍華寺至督學魏校乃稱孝女云故宅
亦為豪右所奪何一轍也久聞倫教梁鑒殷女祐娘不
字撫其姪彦

選舉志論

掇巍科膺膴仕紆紫拕金揖讓萬乘之主食肉貴富上
顯父母下為妻子榮利豈非士之情哉君人者非寵祿

人社稷是保臣人者非竊人寵禄社稷是役修於家壞之天子之廷盡為賈山所惡則何頼焉况也吾修之未嘗而於壞何有不亦鋭乎其舉之乎聞有縉紳大夫與軍將遊於孔子之廟大夫歴指先賢問曰彼為誰彼為誰蓋嗤不知書云荅曰吾武人吾安能彼之知但聞諸公非進士也問者大慙繇斯以談在彼不在此志選舉於人物之後或舉之而不傳或不舉而傳之即未論世其人盖可知哉景泰置邑選舉乃自宋元地順德斯順

德矣先賢良方正諸科古之道也乃録進士次舉人次歲貢今之制也吏而官之不遺昭噐使也武舉並録視鄉貢也貤廕附焉選舉之所及也納粟與焉選舉衰矣他志或及義民非仕格吾無取焉

雜志論

天地之道豈不大哉帝車中央或緯或經微星一萬附體而成三條四瀆主名山川培塿灘淺其别相聯故有大而不可遺有小而不可捐胥徒府史乃備百官五色不雜不成文章

五味不雜不成和羮五聲不雜惡覩雲門之與咸英故曰雜者物之賾也理之囿也所求於雜無不有也是故孔子傳易雜卦終焉班孟堅諸子十家居其一見王治之無不貫相生而不如水火相成而不如仁義敬和則余之所録也夫

志論二

永安縣

圖敘

畫方計里圖其疆域郡縣大小若戸口田賦多寡并圖

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
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遘屯宇區分篤生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
前翼後衛滃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
蹂轢羣盜猶麚麏大刀長戟屬櫜鞬左麾右刺流電奔
緋衣緇弁貔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越之域殺氣昏
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然若雷震遭者膽落兩足蹲
元戎開府大江濆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為國藩

偽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征鼓艨艟蔽江躡鉤援
梔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
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齧齦怒髮上衝氣如烟
叶
汝賊兇頑犬與豚願臨汝肉一口吞賊憝耳塞不忍
聞至死不屈酬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閽請為厲鬼扼賊
元賊當殛死洗厥冤天子下詔褒忠勲東丘建侯貴九
原泒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敦生為烈士死明
神神靈在天光焞焞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

誒弗信請考太史文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新墓碑銘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州含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某年月日始還葬金溪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於於蹇反深懼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于天下晝夜兢惕自為狀二萬言來

謁新墓之銘濂守官無暇久未克論譔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引薦入史館及令待罪禁林實與公為同僚相得甚驩於是評隲羣行而勒文于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大僕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山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亦手起兵擒巢黨柳彥章于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大

孤疾本秩禮嚴什伍治兵戎詰奸慝正罪法伐山通道
自官寺學校祠廟倉廥城池至於杠梁廢置亦增修矣
三皇以前幾千萬歳其君神聖生人之道豈真如鹿豕
然一無事者唐虞來乃頗可著則非載記之故乎邑新
猶閞闢之始也夫今不記後何觀焉以請石洞葉先生
葉先生為作八志綴以四圖其於疆里山川傜賦民風
吏治賢士大夫理亂之原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處爕
然具矣後之君子求治理故於是乎在豈惟不佞賴之

建置志論

論曰析置之議已始於嘉靖三十四年是時賊楊立誅府以歸善秋鄉鳳凰岡磜頭等逰縣五日海豐鵝埠嶺逰歸海兩縣亦各二日山海之寇儵忽出没最要害度地創縣控制便南贛督府下其議竟寢楊載鳴則謂歸海諸邑地若廣逺户口寖耗得其人察姦馴暴不降堂序而山谷具達奚必增邑不然徒益民一厲也力勝百鈞而加之萬筬不仆矣嗟夫當時議行豈有一十四年

殺戮之慘乎賊不畏民朝廷之畏官亦然故賊鮮犯城官惟城兢兢兢民蔑如也永安縣民乃免於鋒鏑咽而固有食可廢哉若鵝埠嶺覆疏具矣

烈女傳論

石洞子曰賊起嘉靖庚申歴十三四年横行六七百里破寨幾百婦女虜者幾千人矣惟余母姨方氏陳子明妻諸生王國禎妻余母舅方世景女及黄五姐烈而死豈非難哉是皆正氣鬱於胷中莫邪為鈍矣豈非難哉

永安縣圖論

縣違郡城二百餘里重繭三日乃至水行自倍皆崎嶇萬山中異時未縣罪人梨來者鮮龍蛇易生嘉隆間盜賊蜎毛而起其地然也縣宜矣取歸善古名寛得長樂琴江凡三都北抵康禾南據烏禽嶂裒一百一十里東距米潭西至龍川江廣二百一十里幅幀幾七百里連峻複嶂盡其地徯隧峪岈少夷衍或二三十里無室廬故在版之里厘七正戸七百七十多歸善受田之人也

琴江好氣而足智古名寛得椎少文地肥美饒五穀大家以儒術顯則三都同耳古名縣治在馬列肆而居執役而食皆異邑無土著者城内虛議鬻官地而賤其價予民實之甚善茹毛飲溪便利久恐未必樂從也遠方奇民聚琴江古名寛得傭耕逋民隱之第此鷹而彼虎也舊屯十二今存其七廢等兩巡司本以游徼為官無為厲多矣四竟今無虞乎上鎮黄花北近藍能大小逕東出程揭貉獠坪南嶺南通螺溪馬公寨黄崗新村捲

蓬南鄭松坑盌窯往皆盜賊門户獨西無外患可徒睫之視哉

古名都圖論

自欖溪入筰行二百里至火帶皆古名古名之圖三其序盖江口始令不能别自火帶以下皆秋鄉江旁溪注之甚衆水道紆曲舟行半日從陸以趨尚不及數里云兩山壓沓江流如線樹木蔚薈故多鬱燠之氣民皆佃作度下石則林田烏石以上乃有著姓巖前有葉太守

其人賢者匪獨科第重也地膏沃饒五穀然多富人之產秋冬閒漕歸舳艫銜接水湍石徑灘三百六十乃至瀧頭上益淺不可漕載不過十石令之藩議疏濬之排其填閼而鑿横江之石亦鋭矣春夏水漲沙隨之行石礧礧京積恐不能卒就也縣在此都民亦勞止圍子囙李郊若竹車岿閒皆有猺依憑崖谷伐山而當藪草而播患吾擾彼彼不為患磜頭山烏禽嶂昔固盗區而相思逕通下嵐磏石逕通松坑鳳凰逕通梁化梅坑逕通

陽烏潭亦通松坑烏禽嶂亦通陽烏潭羊角嶂通左坑散灘遝通藍口設有揭竿之徒皆要害今周道矣安定休息庶其樂俗乎

寬得都圖論

北界河源二合南趾古名東入縣而佛子凹綰轂其口龍川江西下都之門戶在焉義容神兩江皆皇流衡貫都内入龍川江而神江之源最遠聚落數十盤錯兩江間被山排碕豐草茂樹散為夷陸原隰衍沃自昔以為

上田瀝口其望姓也藍能作難則栢埔不得安枕桃子園阬塞弄兵之民負焉故苦竹派祈望嘉靖中徙寘于此令舊貫矣瀕江南北要津有傳有司歲發廩錢共其擊刺一候人任耳民不與知惟當縣孔道行李之徃來屝屨是給負輓之役適及稺子寡婦不免睊睊勞人將息肩於苦竹派由清溪度貟墩出猪母坑右手之螫而嫁於左夫非七尺之軀哉惟仁人免我顧在位者之仁之也上下窖鐵冶昔嘗鼓鑄下鳳凰岡隃梁化因材於

山以入幕府佐餽後賊大起咽之是懼不敢言鼓鑄事矣鶴子塩銀穴晥者大衆若然其咽恐甚山海天地之藏也待虞而出待工而成待商而通商不出則三寶絶矣吾疾方瘳奚敢復益之哉

琴江都圖論

石馬西馳突起鷄公嶂過芙蓉逕入都白葉簾紫官山諸嶂牀奠南走隃貉獠坪至南嶺出漏裏海豐歸善之山由此始矣是為邑之脊旅水東西分流若兩脅然西

皆入秋鄉江東會琴江入橫流渡言語習尚與古名異山川風氣信不誣哉都多著姓有詩書之教矜然諾而好氣其民務稼穡饒積聚有餘以出米潭大梧至潮上鎮中鎮其會也上方近河源窑坑海豐長樂之間逃軍坑直其下方與時兩處𠁊開奸民趨之如水赴壑則南嶺赤溪以至上鎮當其要道日夜行輈輈不絕東與海揭程鄉地比三縣盜起不得安枕而卧矣故昔壘寨是都為獨多云宋末文信國提兵至循屯南嶺當是時四

面楚歌死灰能復然乎嗟嗟一旅一成克復舊物天若祚宋因龍川之迹制南粵之兵庶幾夏后之烈惜哉天之所廢千載下徒令忠義之士皆裂髮豎仰南嶺起敬耳豯是而觀南嶺信險固不義之民往往負之乃設文武將吏屯戍其地今空壘矣狡然思逞其咒何日蔑有其可忽諸

志論三

博羅縣 博羅縣修志草已具學憲盱江羅公謂太守林公必桀綱薺於是別駕請於先生畫删潤焉作者不悅分部公亦不悅駁下博士弟子弟子弃之志遂罷今録一十篇

地理志論

古者畫地居民豈若布帛幅裂爾哉上觀天時陰陽風雨殊焉下察地理廣谷大川異焉中驗人事剛柔緩急分焉故豈可新閭巷里社可改山川不可易也博羅秦縣得名之故班史不詳或言三山一股浮海來傅於羅山山名羅浮縣名博羅職此轉傅為博然西漢書已稱博羅矣第羅浮若蹲鴟象山扶輿旁薄上走河源下至增江之口官寺邑屋縉紳素封咸在如今崧嶽不誣兹

邑謂不籍於山川不可也他若隄防亭臺津梁墟市閭閈古蹟丘墓與夫移風易俗之道雖人官之能而因地之利并著之作地理志

津渡論

蘂春及曰渡當孔道官募渡人屬於民者則民自募歲取其直以供賦事此皆世業載在負㼝郡賦役志嘉靖三十一年渡六十八可考也歸善李令因競盡奪於官使人人自渡謂抑兼并無總貲於一人其名似美故上

官信而行之城下艇多或可以濟大江舟楫上下有程孰利一錢而艤舟以渡也荒村窮谷竟日無舟臨河浩嘆若有主朝夕於斯行李往來無寧濡滯此於利害相去遠矣況鄉人渡者率不與直場圃既登家賦粟一斗渡廢即得舟加索不免終歲所費數倍此外邀虛名內貽實禍者也李在勢已不行但有牘民洶洶若博羅諸渡多豫章置里正收直以奉烝嘗東莞鍾憲副鼎貴利而奪之為豫章者宜左袒矣

祀典志論

邑必建學建學必祀先師禮莫殷此先師廟遍天下皆謂據我此蘇氏得泉之喻也夫人履后土而戴皇天食土之毛山川流峙吾竟風雲雷雨陰施吾竟若社稷若城隍功最鉅德施於民則祀況十宗乎鬼而歸之乃不為厲皆經祠載於令甲鬼道勝故多淫於是山川爵臣子王高皇草於前肅皇正於後可謂明聖者乎宜賢二尤僭冒神不享非類言行悖於聖人非類甚矣强而置

諸宮墻之畔死而有知能不顈泚孝子慈孫慎毋泚其先人哉作祀典志

名宦傳論

博羅令始於秦是時趙佗比肩事主列城而居崛起龍川遂并嶺表南面稱孤博羅不能代興與天下誅無道秦後世無稱可恨也天下一家僭人之爵食人之禄恵安元元其柄在我方駕卓魯孰能禦之名亦闇而弗章何哉上下千餘年惟豫章以學顯仙遊以死重諸君子

隨時建事大氐如此矣人言賤近貴遠目所覩覲其勢必然如令聖果仲尼而吾乃為西家玄果子雲而吾乃為中壘不然以令視昔反令人賤遠耳因舊載稍增之作名宦傳

王亘傳論

肇慶志王亘淳熙中為博羅令築隨龍蘇村二堤百姓賴其利後知南恩一統志誤作旦於是博羅名宦稱宋丞相前博羅令王文正公楊載鳴知非文正乃云王旦

淳祐間人與文正同名遂誤舉而誤書之也豈知其爲亘乎千里謬於毫釐信矣

流寓傳論

居紫宮負黼扆袗衣鼓琴則治世之士哉而堯舜是矣登嶄巖友鹿豕漱石枕流則避世之士哉而巢繇是已堯之汾水黄帝之空同無亦遊方之外依托而言非其質也要之山林朝市靜躁不同謀野而獲登高而賦故抗志虛曠玩心高明者往往羼至乃若逐臣遷客爲世

所仇危於累卵抑鬱牢愁無所憤洩不若緇黄免於榮辱王喬韓衆庶幾旦暮遇之駕八龍載雲旗以翱翔於崑崙之陽赤水之濵若屈原遠遊是也羅浮靈岳在邦域中自昔放逐南來匪不遊覽當其暫得於心蜉蝣天地恬澹愉快若出世網百世之下清風灑灑有鳳凰千仞之象亦未為不幸哉作流寓傳

人物傳論

選舉志士之舉者人物惟其賢舉不舉勿論矣故有舉

而不傳或不舉而傳之匪徒錄獻臣亦彰潛德示戒勉也如令舉者悉傳志足矣又焉用此博羅崇山巀嶭而羅浮象為之宗峻峭嶄巖萬仞壁立有忠節廉介之象旁薄重厚有垂紳端笏正色立朝安社稷殿邦家之象清水白石飛瀑流沫有濡毫灑翰珠璣錯落之象部婁纍纍其子孫也王御史雖家歸善水東系出水北汪思言獻之大有何孝子張司徒若融縣之節伯仲彭澤謂嶽神非耶嗟嗟天地常存山川不改靈淑之氣豈有息

耶然志難矣楊載鳴嘉靖丙辰纂郡志最好綜核其言傳恵人物而益信鄉評之重也一善惟恐弗書一不善惟恐書之直道而行其是之謂矣而不録於載鳴者誣其為郎時闗說不從用此釋憾則誣能免於後乎郡壬寅志分傳丙辰不分而有附傳令聯綴書之覽者如校文高下自見列女亦人物也姚崟女之列千載之下讀之髮竪何論賓氏哉作人物傳

御史某于甲丙辰志不録必有以矣縣志草所上如丙辰郡倅所請如縣志草後其家諤于郡以强先生不阿

則自為傳言武定之敗御史上變朔方釁起又以諫被杖云考武定恣横楊文襄惡於始劾者御史趙鏜夏貴溪惡於終劾者給事中高時則下獄死矣總督侍郎曾銑上復朔方議咸寧侯仇鸞訐之貴溪竝坐於是上怒臺諫皆杖之十本以不諫杖而欲冒忠諫之名里人可欺國史可掩乎先生持論不詭隨人皆此類也

張津傳論

葉春及曰余聞劉丈人梧四明余本督學嶺南行部至惠稱廣漢不絕口曰吾明聖之聖即吾不能嶺南一人也張生沆謁王伯安於虔州伯安受謁曰廣漢在歸而求之有餘師沆謂碩吾壹不知而翁之名之重也責沈

宜矣張家傳亦四明人會余公車當是時島夷孔棘家傳言父老每泣張太守在吾豈憂島夷哉名不虛立士不虛附信矣碩與余善愿樸不類貴介公子少應鄉試朋儕罵於黄文裕之門黄時以解首家居相與爭言而獨指目碩通志遂有詆詞以此相復何異賈豎女子寉文敏言順德博羅兩司徒皆負雖未考當任子如章文懿語在兩粵便事若文敏豈不賢哉邑令李長盛欲為請謚如蕭山魏驥廣昌何喬新不果其奏具存

翟宗魯傳論

余聞尚書郎瑁其舅臨河欲渡脰痟矣適一生來請負長者既渡問為誰拱手曰翟宗魯久之乃知為翟先生翟先生自諸生慕古人多奇節别傳淵明軼事附會不免水流濕火就燥居上流天下之善皆歸㫖足怪哉以余所見翟先生義至高其貧逾甚即淵明何以加焉然淵明本老莊不恥乞食江州使龎通之齎酒邀於栗里至則欣然共酌其達如此先生步趨孔孟惟誠敬為兢

兢嚴於一食一飲故人以為苦太上甘節其次苦節其下喪節苦之不敢猥藉口於甘夫然故多饕餮之徒矣

雜志論

說文雜五采合也從衣從集隹在木上亦其義哉人情美繡而惡雜畫繢之事雜五色五采備而後繡成若之何惡之文猶製錦巨細奇正典常詼詭法語寓言并包兼總而文備矣寧獨諸子而有雜家易之雜卦左之錯經皆是物也第明天地之性則神怪不能惑知萬物之

情則非類不能罔雖小蟲水草櫨梨橘柚酸辛酸苦縮

唇澁齒曰陳乎前恃以養生則不越乎五穀也作禖志

石洞集卷十